

開放文學 – 風土人情 – 西湖二集 第三十一卷 忠孝萃一門

一子死孝，為臣死忠，死又何妨。自光嶽氣分，士無全節；君臣義缺。誰負剛腸？罵賊睚 陽，愛君許遠，留得聲名萬古香！後來者，無二公之操，百鍊之剛。嗟哉人生翕歛雲亡，好烈烈轟轟做一場！使當時賣國，甘心降虜，受人唾罵，安得流芳？古廟幽沉，遺容儼雅，枯木寒鴉幾夕陽。郵亭下，有奸雄過此，仔細思量！

這一隻詞兒名《沁園春》，是宋朝忠臣文天祥題雙忠廟張巡、許遠之作。文天祥盡忠宋室，力戰勤王，爭奈天不佑宋，崖山舟覆。天祥被擒，誓不降元，十二月情願一刀受斬於燕京柴市，南向再拜而死。夫人歐陽氏亦自刎而亡。天祥三子：道生，佛生、環生，先死於顛沛道途之間，遂遺命以弟璧之子叔子為嗣子。他弟璧後竟歸附於元朝。當時有人作詩歎息道：

江南見說好溪山，兄也難時弟也難。

可惜梅花有心事，南枝向暖北枝寒。

那叔子名升，到皇慶中也仕元，為集賢學士，奉使贛州，死於道路。當時也有人作詩歎息道：

地下修文同父子，人間讀史各君臣。

看官，你道文天祥盡忠宋朝而死，他兄弟兒子偏生仕於元朝，只怕集賢學士這頂封君紗帽，文天祥未必要戴。話說文天祥受死之時，大風揚沙，天地盡晦，咫尺不辨，城門晝閉。自此連日陰晦，宮中皆秉燭而行，群臣入朝，亦燃炬前導。元世祖問張真人，方知是文曲星下降，甚是懊悔。遂贈文天祥特進金紫光祿大夫、太保、中書平章政事、廬陵郡公，諡「忠武」。命王積翁書神主，灑掃柴市，設壇祭祀。丞相孛羅行初奠禮，忽狂風旋地而起，吹沙滾石，不能啟目，俄卷其神主於雲霄中，轟轟隱隱，雷鳴如怨惡之聲，天色愈暗。元世祖悟其意不欲受本朝之官，乃改前宋少保、右丞相、信國公，天果開霽。這般看將起來，兒子這頂封君紗帽，他不是踏碎，就是丟在糞坑裡，斷然不要戴的了。但一家父子骨肉心事不同如此，信乎一門死節之難也。

小子這一回要說個一門忠孝之人，做個後來榜樣。且未入正回，話說文安縣一個人，姓王名珣，家道甚貧，苦於裡役，只生一子，名喚王原，尚在襁褓。王珣被裡役受累不過，對妻張氏道：「吾獨自一身，支撐門戶不來，家中雖有薄田數十畝，反被裡役受累，吃苦不過。我要出外逃難，你母子二人在家守著薄田，辛苦度日，我今出去，切勿記念。」張氏苦留不得，王珣飄然出門而去，並不說到何處去。可憐張氏孑然一人，守著兒子過活，不覺已經二十個年頭。王原問母親道：「我父親存亡何如？」母親道：「你父親只因家窮，不能過活，竟不顧我母子，棄家避差，今已二十年矣。」說罷，放聲大哭，涕下如雨。王原大叫大哭，死而復生。及冠，娶妻段氏方才一月，跪告母親要去尋父。母親道：「你去尋父，這是孝心，但父親出外之時，並不說到何處去，今經二十年，並無音耗，何處去尋？」王原仰天大哭道：「我無父親，何以為人？」斷然要尋回來方才罷休，遂與母親哭別而去。但茫茫世界，海角天涯，從那一處尋起？王原一點孝心，只要尋父，那裡管天南地北萬國九州，只是一心向前而去。先到涿鹿，尋了幾時，轉而東行，尋到山東地方，共是數年。他日不成日，夜不成夜，饑不知食，寒不知衣，無刻不是思親之念。一日到田橫島，那時日已斜西，海中颶風掀天揭地，遂投宿於土神祠中。王原叩首神前，哭訴緣由，求神明指示尋親之路。夜間得其一夢，夢走入古廟，正是日午，見廊下一僧煮飯；王原就而乞食，那僧與他一盂飯道：「這是莎米飯，其味甚苦，我與你澆一杯肉汁。」澆完道：「如來如來，來好去好。」忽然祠門「呀」地一聲推開，方才夢醒。只見一個白髮老人手攜一條柱杖，進來問道：「你是何人，來此做些什麼？」王原跪拜，哭訴以尋親之事，並告以夢中之話。那老人道：「日午是南方之位也；莎草根是附子也，附子者，父子也；把肉汁澆飯上者，是父子膾也；如來者，佛也。可急去，當於山寺中求之。」說畢，便忽然不見。王原知是神明指示，向空禮拜，遂依其言到清源，渡淇水，晝行夜禱，走了數月，入於輝縣。縣有輝山，訪得山中有一夢覺寺。王原聞了這寺名，不覺有些心動起來，遂乘著一天大雪，不顧寒冷，夜造其寺，宿於門外。那寺中有個住持，名為法林，是個久修行得道之人。夜中打坐入定之時，觀見門外有孝子尋親，天明之時，即命一個行童開門訪問道：「少年是何方人氏，何為雪夜來此？」王原道：「文安人，為尋父親而來。」行童道：「曾識父親面貌麼？」王原道：「不曾識得面貌。」行童領他進去，到了禪堂，參了住持。住持贊道：「賢哉孝子，可與他早飯吃。」誰知他父親王珣果然在此寺中做火工道人，正在那廚房裡煮早飯。住持便喚過王珣來問道：「你認得這少年麼？」王珣道：「素不相識。」住持道：「他是文安人，你也是文安人，即同鄉里，何不一問？」王珣細細審問，果是父子，相抱大哭。那王珣絕無回來之意，道「我拋家撇子，已經二十餘年，有何面目回家再見汝母親之面？終為輝山下鬼矣！」王原磕頭流血，牽住父親之衣死也不放。住持勸道：「汝可回歸，以盡孝子之心。況原係佛力，豈可不遵！」住持一邊勸行，一邊命取常住錢送行，又口占七言詩為贈：

豐乾豈是好饒舌？我佛如來非偶爾。

日曾聞呂尚之，明時罕見王君子。

借留衣鉢種前緣，但笑懶牛鞭不起。

歸家日誦《法華經》，苦惱眾生今有此。

王珣只得拜別了住持，同兒子回到文安，那時王珣年已六十四矣。王原感佛力護佑，終日誦《法華經》以報德。王原後生六男、十五孫、二十二個曾孫，俱業耕讀，人無不稱其孝感焉。有詩贊道：

王原孝子實堪哀，走向輝山尋父回。

自是孝心能感動，如來如來果如來！

如今說一個一門忠孝的與列位看官們一聽。話說金華府義烏縣，一名「烏傷」，只因一個孝子顏烏，父親死了，顏烏負土築墳，群鳥都銜土來助，口脰皆傷，遂以名縣。可見孝道之妙如此。那義烏縣生出一個頂天立地的漢子，姓王，單諱一個「禕」字，字子充，自幼秀爽奇敏，及至長大，長身山立，氣度瑰璋。一生以忠孝為心，聖賢為學，從翰林學士黃潛讀書。那黃潛是元朝極有文才之人，也是義烏人，極稱贊王禕有不群之才。戊子之年，王禕見元朝政亂，國事日非，漸有危亡之意，君臣淫佚，全不修省，貪官污吏，無處不是。王禕心中氣忿不過，做成一封書，備細說時事日非，怎生當變更，怎生當防閒，恐有不測之變。說得歷歷可見，共有七八千言之多，上於右丞相別兒怯不花。那別兒怯不花胸中何曾通一竅，眼前何曾識一字，見王禕上書，大怒，說這書生甚是狂妄可惡，朝廷那裡少你這個書生這幾句瘋話？遂把書擲之於地。幸而翰林學士危素是個通文理之人，知王禕甚有見識，遂立薦王禕為官。爭奈別兒怯不花這個蠢材，只是不肯。王禕遂隱於青巖山，著書自樂。誰知不上數年，果然干戈四起，群雄紛紛割據，盡應了王禕書上之言。元順帝雖下詔罪己，而事已不可為矣。正是：

不聽好人言，必有悽惶淚。

話說那時四方紛紛反亂，紅巾賊殺人如麻，民不聊生，我洪武爺避兵濠城，遂有安天下、救生民之志，收納豪傑。那時猛將如雲，謀臣如雨，遂起兵取了滁州、和陽、太平、金陵、鎮江等處，應天順人。天兵所到之處，席捲如飛，乘勝謀取浙東，遂克了婺州，就是如今的金華府，擒了元治書帖木烈思等，下令軍中無得侵暴。洪武爺撫定了婺州，於城樓上立大旗二面，親書對聯道：

山河奄有中華地，日月重開一統天。

就這對聯看將起來，我大明一統氣象見於此矣。遂一以收羅賢才為意，大將胡大海遂薦青田劉基、浦江宋濂、龍泉章溢、麗水葉琛，洪武爺以白金文幣徵聘。那時李文忠守金華，訪得王禕是個有意思的人，即以奏聞。洪武爺亦以白金文幣徵聘。王禕見了

道：「方今元祚垂盡，四方鼎沸，豪傑之士，勢不獨安。夫有勇略者乃可馭雄才，有奇識者然後能知奇士。閣下欲掃除僭亂，平定天下，非收攬英雄難與成功。」洪武爺大喜，即署中書省樞，每商略機務，無不當意。洪武爺稱為子充而不名，其得聖眷如此。有詩為證：

元朝丞相棄賢才，流落多年未是災。
一遇聖明天子貴，草茅聲價重如雷。

話說王禕遭際了聖天子，言聽計從，因命彩故實為四言詩授太子。後平了江西，遂進《平江西頌》。洪武爺大喜道：「吾固知浙東有二儒，卿與宋濂耳。學問之博，卿不如濂；才思之雄，濂不如卿。」遂授江西儒學提舉司。丙午，升同知南昌府，收羅賢士，搜除奸蠹，南昌大治。賜黃銀帶以寵之。王禕因刑罰太嚴，恩威不測，遂上疏道：

臣聞自古帝王定天下成大業者，必祈天永命，以為萬世無疆之計。所以祈之者，在乎修德而已。君德既修，則天眷自有不能已者。人君修德之要有二：忠厚以存心，寬大以為政。二者，君德之大端也。是故周家以忠厚開國，故能垂八百年之基；漢室以寬大為政，故能成四百年之基。簡冊所載，不可誣也。夫人君莫先於法天道，莫急於順人心。上天以生物為心，故春夏以長養之，秋冬以收藏之，皆所以生物也。其間雷霆霜雪，有時而搏擊，有時而肅殺，然皆暫而不常。向使雷霆霜雪無時而不有焉，則上天生物之心息矣，臣願陛下知法天道也。夫民待君以一生，故人君視民之休戚，必若己之休戚。誠以君民同一體耳，取之有節，則民生遂而得其所。

今浙西既平，租稅既廣，科斂之當減，猶有可議者，臣願陛下之順人心也。法天道，順人心，則存於心者自然忠厚，施於政者自然廣大，祈天永命之道，未有越此者也。洪武爺嘉納其言，只因要革元朝姑息之政，行「亂國用重典」之法，刑罰太重，致干天和。到庚申五月甲午日，雷震謹身殿，洪武爺親見霹靂火光，自空中下，繞宮而追。洪武爺乃再拜道：「上帝赦臣，臣赦天下。」雷始昇天而去。洪武爺方憶王禕之言有征，遂下大赦之詔於天下，這是後話。

始初修《元史》，命王禕、宋濂為總裁官，遂征山林隱逸之士共十六人。

汪克寬 胡翰 宋僖 陶凱
陳基 趙增 曾魯 高啟
張文海 黃筮 趙汸 傅恕
王錡 傅著 謝德 徐尊生

命這十六人為纂修官，開局於天界寺中。王禕史事擅長，刪煩削穢，日夜辛苦。一日口渴之甚，對宋景濂道：「得昨上所賜梨漿，可以解吾之渴矣。」內官聞之，稟了洪武爺，即命賜之。其體悉臣子如此，真聖主也。有詩為證：

聖主如天萬物春，梨漿解渴賜文臣。
酸寒得遇君王寵，敢愛區區七尺身！

話說王禕修成了《元史》，遂拜翰林待制、同知制誥、兼國史院編修官。自此天恩日重，召對殿廷，必賜以坐，從容宴笑，與家人父子一樣。

那時天下一統，獨有雲南為故元遺孽梁王把匝剌瓦爾密所據，恃著險遠，尚未臣服。洪武爺要起兵征剿，念其險遠，遂遣王禕招諭道：「今天下一統，俱以臣服，獨雲南未奉正朔。今欲起兵征剿，念雲南百萬生靈，恐傷於鋒鏑。今遣卿至雲南，為朕作陸贄，說彼來降，免雲南生民塗炭可也。」王禕對道：「天命所在，誰敢抗違？臣奉陛下威德，示以利害，彼必俯首歸順。若倔強不從，興師未晚。」洪武爺遂命參政吳雲同往。王禕那時有子王紳，年方十三歲，穎敏過人，忠孝出於天性。宋景濂一見便奇之，道：「王子充有子矣。」王紳見父親奉使雲南，好生依依不捨，送父親出門，便放聲慟哭，數日不止，旁人無不稱其至性。

不說王紳思念父親，且說王禕奉著聖旨，同吳雲出使雲南。那吳雲是宜興人，字友雲，生性敏達，善於詞賦，與王禕同是赤膽忠心、鐵錚錚不怕死的好漢。同著左右隨從人等，從湖廣一路而去，免不得饑餐渴飲，夜住曉行。不則一日，來於雲南地面，見了梁王，面諭道：「我皇上聰明神聖，隆辟大業，作君萬邦，皆天理人心之所歸。今天下一統，莫不臣服，惟爾有眾，僻在西南，久阻聲教，故遣使者來諭意。今能若若明命，亟奉版圖歸順，則尺地一民，安堵如故，高爵厚祿，身名俱全。奈何以一隅為中國抗哉？」王禕說罷，梁王不聽，送王禕於館驛安歇，禮意甚是疏簡。王禕對吳雲道：「我等奉詔遠來，要掉三寸之舌，使彼歸順。今彼倔強，不肯聽從，我等亦何顏歸國！朝廷大事，在此一舉，明日須以力爭，便當致性命於度外矣。」二人計議已定。數日之後，復面諭梁王道：「予等將命遠來，非為身謀。朝廷以雲南百萬生靈，不欲殲於鋒刃耳。曾不聞元綱解紐，陳友諒據於荊湖，張士誠據於吳會，陳友定據於閩廣，明玉珍據於全蜀，天兵下征，不四五年，悉膏鐵鉞。惟爾元君北走已死，擴廓帖木兒之屬或降或竄，曾無用武之地。不煩一刃，而天下大定。當是時，先服者賞，後者戮及宗族。乃今自料勇悍強犢愈陳、張？土地甲兵孰愈中國？度德量義孰愈天朝？天之所廢，誰能興之！不然，皇上命將，將龍驤百萬，會戰於昆明池，爾如魚游釜中，不亡何待？那時悔之晚矣。」王禕、吳雲這一席話，說得慷慨激烈，聲色俱厲。梁王君臣彼此面面廝覷，都有降順之意。遂遷王禕二人於別館，厚其禮貌，君臣計議，正思量為投順之事。適值元太子自立沙漠，遣使者脫脫到雲南來征糧，又欲連兵相為犄角之勢以拒我。脫脫知梁王有歸順我國之意，要殺王禕二人以絕其念。梁王尚在兩可之間，遂把王禕、吳雲二人悄悄藏於民居。脫脫知道，大罵梁王，梁王不得已，請出王禕、吳雲與脫脫相見。脫脫左右俱帶刀侍立，欲屈王禕二人。二人知不免，遂大罵道：「天絕汝元命，我朝應天順人，以代汝國。汝如燭火餘燼，安敢與我日月爭光耶！我將命遠來，豈為汝屈，有死而已！」對梁王道：「汝今殺我，大兵旦夕至，爾國為齏粉，那時悔之晚矣。」說罷，二人遂大罵而死，時洪武六年十二月也。史官有詩贊道：

王禕忠心不可當，吳雲矢志赴雲陽。
梁王倔強誠何益？看取天兵到即亡！

話說王禕、吳雲罵賊而死，左右隨去之人，盡為刀下之鬼。只因路遠，中國不知信息。直至三年不還，洪武爺命人探訪，方知王禕、吳雲罵賊而死，不勝嗟歎。他兒子王紳時年十六歲，聞知父親死於雲南，哭得死而復生，從此以後，蔬食長齋，更不茹葷血。洪武爺因梁王殺了我使臣，從此大怒，遂有下雲南之意。九年，因命穎川侯傅友德巡行川蜀、永寧、雅、播等處，修葺城池關梁，兵威大振。於是金築、普定、中坪、乾溪等寨土夷都相率投降。至十四年九月，遂命穎川侯傅友德為征南將軍，永昌侯藍玉、西平侯沐英為征南副將軍，列侯吳復、金朝興、仇成、張龍、王弼、都督張銓等率領精兵三十萬往討雲南。洪武爺面諭傅友德三將軍道：「梁王倔強不臣，殺我使臣，深可痛恨。今命卿等往討其罪。但云南僻在遐方，行師之際，當知其山川險易，以窺進取。朕嘗覽輿地圖，咨詢眾人，得其扼塞。取之之計，當自永寧先遣驍將別將一軍以向烏撒，大軍繼自辰、沅以入普定，分據要害，乃進兵曲靖；那曲靖乃云南之咽喉，彼必並力於此，以抗我師，審察形勢，出奇制勝，正在於此。攻破了曲靖，三將軍以一人提兵向烏撒應永寧之兵，大軍直搗雲南，彼此牽制，破之必矣。雲南既克，宜分兵趨還大理，先聲已振，勢將瓦解，其餘部落，可遣人招諭也。」傅友德等頓首受命。洪武爺乃親灑宸翰賦詩寵贈道：

大將南征膽氣豪，腰懸秋水呂虔刀。
雷鳴甲冑乾坤靜，風動旌旗日月高。
世上麒麟真有種，穴中螻蟻竟何逃。
大標銅柱歸來日，庭院春深聽伯勞。

傅友德等謝恩而出。出師之日，洪武爺親到龍江關餞行，旌旗蔽江而上，好生雄壯。曾有古風一首贊道：

大明天子降天兵，掃除胡虜萬國平。
燕冀臣妾詎敢爭？秦豫荆蜀俯首迎，
若崩厥角禡冠纓。雲南僻遠安崢嶸，
擅奮螳臂味死生，殺我使臣只取烹。
戈甲耀日爍旗旌，士飽馬騰軍聲轟，
貔貅虓虎雷霆驚。泰山壓卵問罪征，
滇南不日要欽傾。

話說傅友德統領三十萬雄兵來征雲南，二十日到了湖廣，遂撥五萬精兵付與都督胡海洋、郭英、陳桓等從四川永寧向烏撒，自領大軍浩浩蕩蕩從辰、沅、貴州進發。十一月進攻普安，只一陣便擒了土酋安瓚羅鬼，那苗蠻佬等聞知天兵威武，都望風投降。乘機攻破了普安，席捲而來，勢如風雨，直抵曲靖。那梁王把匪刺瓦密得知天兵一到，所向無敵，滿朝文武百官驚得面如土色，君臣懊悔當日殺了二位使臣，致有此禍。司徒平章達裡麻道：「如今悔之無及，從來道：『水來土壓，兵至將迎』，且商議抵敵之計。」梁王只得差精兵十餘萬著達裡麻前來迎戰。達裡麻統了精兵屯於曲靖，西平侯沅英道：「他道我萬里遠來，不敢驟然深入。我出其不意，一戰可擒也。」傅友德遂叫三軍倍道而進，將到白石江，忽大霧四塞。傅友德乘霧而進直到江口，霎時間霧霽，則已兩軍相望矣。達裡麻見了大驚，以為神兵從天而下，身子不顫自搖，魂膽都怯。達裡麻列陣在南面，我兵列陣在北面。傅友德用沅英之謀，悄悄著一支兵從下流而渡，出其陣後，吹銅角、多張旗幟為疑兵於山谷間，這邊故意搖旗吶喊，假作渡江之勢。達裡麻刀槍弓箭如林的一般列在江口，不提防陣後閃出一支兵來，旗幟遍滿山谷，銅角亂鳴，達裡麻心下慌張，急撥陣後一支兵迎敵。軍心先亂，陣腳亂動，一時紮不住。傅友德命識水軍士手持長牌遮箭，乘機而渡，矢火炮銃齊發，喊聲震動天地。友德自領敢死之士搗其中堅，殺得他大敗虧輸。達裡麻生擒活捉而來，死者不可勝計，屍橫十餘里，生擒二萬餘人。傅友德巧妙之極，把這二萬餘人盡數釋放回去，土夷見諸人回來，歡聲滿路，自此之後，解甲拋戈，爭先投順。友德自領一支兵擊烏撒，分遣沅英領兵攻打雲南。梁王自達裡麻出兵之後，不知勝負如何，好生心焦，遂夜夜夢見王禕、吳雲二人立在面前索命，心下甚是慌張之極。達裡麻敗報一到，梁王驚得手足無措，遂棄城而逃走到滇池島中，先把嬪妃縊死，自飲毒藥，不死，只得又投水而死。滿城百姓爭先走到金馬山，焚香迎拜王師。沅英入城，秋毫無犯，斬了梁王首級，收梁王金印並官府符信圖籍，撫安居民，時十二月二十四日也。自出師至此，只得百日而雲南平矣，真天兵也。有詩為證：

殺我忠臣計甚愁，天兵洶湧下雲南。
沅英友德輸奇計，百日功成定笑談。

話說沅英、藍玉攻破了雲南，傅友德擊破烏撒，會同胡海洋、郭英、陳桓等擊平東川烏蒙芒部，斬首三萬餘級，餘蠻威畏，盡數歸順，雲南悉平。捷書一到，洪武爺大喜。那時王禕兒子王紳，蜀王聞其賢，禮聘去教授蜀郡。王紳日日痛哭，父親骸骨未返丘隴，好生悽愴。今聞我兵平了雲南，斬了梁王首級，報了父親之仇，遂要到雲南去尋取父親骸骨而回，啟請蜀王知道，自到雲南而去。見了傅友德，慟哭不止。傅友德訪問王禕屍骸當日埋於何處，左右道：「埋在地藏寺北。」王紳遂一步一哭而去，哭到地藏寺，祭奠已畢，然後發掘，但見：

茫茫衰草，泛泛黃沙。茫茫衰草，掩覆著一片忠魂，泛泛黃沙，蓋藏著多少白骨！老幼盡一荒野鬼，八九年酒飯何澆？貴賤同作一坑塵，一生世英靈誰語？骷髏滿地，知他是何姓何名；

腐骨交加，誰識得是彼是我。

那王禕死後已經九個年頭，當日並隨行人等都死於此地，還有彼國亂骸成群堆積，不知那一具屍骸是王禕的骨殖。王紳痛苦之極，無計可施，只得將指頭刺血而滴，日夜睡於其地，將滴過的移在一處。十指刺盡，幾於無血可滴，身體羸瘦，有如鬼形，十分之中，不上滴得三分。旁人都解勸道：「若要都滴過，你身上有多少血？恐身體不可保，亦將埋於此地矣。」王紳執意不回道：「吾死於此地，亦所甘心。父子一處死，吾之願也。」孝心虔誠之極。夜夢父親星冠霞帔，羽衣雲履，左右二童子執著幡節侍衛，道：「上帝憐吾不辱君命，盡忠罵賊而死，今隸在孝弟明王部下，位列仙官，吾之骨殖在大石塊之下。努力忠孝，則吾死之日，猶生之年，不必痛苦。」說畢而醒。次日尋至石塊下，果有骨殖一具，一毫無損，一滴就入。王紳捧了此骨，仰天一號，死而復生。雲南人無不稱其孝感，都稱為王孝子。有詩為證：

萬里尋親覓亂骸，刺將指血漸排挨。
忠臣孝子千秋事，試看遺編淚滿懷。

話說王紳尋著了父親骸骨，用棺木盛了，每食必祭，從萬里而回，葬於墳墓之上。每發聲一號，則山中百鳥為之助其淒惻，人人無不下淚。後為國子博士。建文元年，王紳上言父死節狀道：

陛下首隆孝治，而明詔又有旌表節義之條，正微臣得展情事之時，先臣志節獲旌之日也。

遂下翰林定議，特贈王禕翰林院學士、奉節大夫，諡「文節」。開國以來，文臣有諡，自王禕始也。後又改諡「忠文」；吳雲贈刑部尚書，諡「忠節」，並立祠於雲南，皆王紳之力也。王紳有子王稌，也是個孝子。王紳痛念父親，食不兼味，王稌遵父之志，子孫相承，數十年不變。父母沒，三年酒肉不入口。王稌從方孝孺讀書，靖難之後，嘗欲與方孝孺表姪鄭珣至聚寶門外，負其骸骨歸葬不可得，係於獄中。永樂爺念王禕之忠，特有其罪。且欲用王禕。王禕辭疾，終其身讀書青巖山下。三代忠孝，真前古之所難也。有詩為贊：

非忠無君，非孝無親。
王禕子孫，能子能臣。
凜如日月，千古不湮。
山高水深，勸我後人。